

身处黑暗之中，却给别人以光

患病失明五年后，25岁的视障者成为志愿者，帮盲人打印盲文学习资料

文/片 巩悦悦 实习生 常新越
济南报道

打印盲文的视障志愿者

8月8日9点，在先后转乘两次公交后，石亚璋和妈妈来到了山东省图书馆。

这个脸上常常挂着笑，扎着一把低马尾，穿着干净连衣裙的女孩，就像个可爱的邻家姑娘，看上去和其他女孩没什么差别。但仔细观察会发现，她的眼眸有些低垂，手里的工作更多是靠摸索。

在无障碍阅览室的电脑前，石亚璋在摸到鼠标之后，轻轻坐了下来。她先是把一份电子学习资料转化成盲文，然后跟随读屏软件的声音，开始左右开弓调节字体、行间距。当她摁下“打印”按钮时，一旁的盲文打印机也就开始了工作。

这里是全国唯一能为视障人士免费打印盲文的地方，但由于盲人出行困难，这里的设备常常处于闲置状态。机缘巧合下，石亚璋来到了无障碍阅览室，并结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李鑫，“当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来图书馆做志愿者的时候，我立刻答应了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也能从一个接受别人帮助的人，变成一个帮助别人的人。”

去年6月至今，石亚璋义务帮助视障人士打印盲文已有一年多。在这一份份盲文背后，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成长故事。其中不仅有配音员、初中生、高中生，也有学习法律或备考四六级的大学生。她感觉在和这些同学一起成长。

让石亚璋印象深刻的，是一个初中男孩。这个男孩每周都会发来一些电子资料，让她帮忙打印。从最开始的初中历史、初中数学、初中语文，到后来的高中必背文言文、高中历史串讲、名著，她能明显感觉到小男孩的不断进步。

还有一位准备考研的法学生发来求助，希望能帮忙打印一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。接到需求的第二天一早，石亚璋就赶到了无障碍阅览室。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4点多，即便是中午吃饭，也要保证打印机连续不断地工作着。终于，一本近800页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盲文版被打出来了。

三个小圆片，意味着装订一张盲文纸。一年多的时间，石亚璋已经积攒了近两大袋圆片，这些都是她和盲人朋友们互相激励的美好印记。如今，她所提供的服务的对象已遍布全国各省份。

每当收到每一个诉求，石亚璋首先会去网络上搜索书籍的电子版，通过转换软件将文字转换成盲文版，再一一打印、校对、装订和打包。李鑫老师再根据对方的地址，联系快递邮寄。

厄运突降

谁曾想过，这个看上去很阳光的女孩，也有过一段撕心裂肺的黑暗时光。

2017年，和当年被录取的58

石亚璋总是闲不住。人们在山东省图书馆见到她时，她不是坐在一台装有读屏软件的电脑前把汉字转换成盲文，就是站在一台盲文打印机前把打印好的学习资料装订成册。她正帮助有视力障碍的朋友们。

其实和那些受助者一样，石亚璋也是一位视障者。五年前，刚过完20岁生日的她因颅底骨纤维异常增殖压迫到了视神经，先后6次手术也没能为她留住光明。失明后的石亚璋如何走出困境？她又如何从一位需要帮助者变成了助人者？8日，记者在山东省图书馆，听她讲述了自己和盲人朋友们的故事。



石亚璋在山东省图书馆进行盲文打印工作。

万山东高考生一样，石亚璋也心怀憧憬地考入了心仪已久的山东交通学院轮机工程专业。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生活中，石亚璋度过了美好的大一生活。直到2018年11月2日，那天是石亚璋生日。“在生日过后的几天，我的眼睛突然感觉到了不舒服。”

“当时，我心里非常恐惧。”一开始，石亚璋想瞒着家里，她担心说出来之后，会被妈妈责备学习太拼命或经常玩手机，于是一直忍着不说。直到后来，发现两只眼睛逐渐对不上焦了，她才在慌乱之下向老师打听哪里有眼科医院。

查完脑部CT后，大夫一开始盯着片子看，后来一直皱眉叹息，这让石亚璋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因为那段时间，她已经出现了反复头痛和间歇性呕吐。当被告知“孩子，你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吧”时，石亚璋感觉神经“砰”地一下断开了。

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石亚璋的第一反应是“可能瞒不住了，必须要告诉家里”，但当时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于是她决定上完这学期，再和家里坦白。但坚持几天后，石亚璋发现视力正一天天下降，头疼也愈加严重。因此她选择在一天中午告诉妈妈这个坏消息。

石亚璋回忆道：“电话另一端，妈妈强忍着哽咽跟我说：孩子，赶快回家，我现在就给你去

齐鲁医院挂号。”经检查，石亚璋被确诊为颅底骨纤维异常增殖，直径大概5厘米，压迫到了视神经、视交叉神经、脑干垂体等一系列组织。石亚璋还记得，在第一次手术闭眼之前，有好多医生围着自己，往她身上扎针。可当她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就发现之前伴有黑点的眼睛，已经完全看不到了。

与此同时，石亚璋发现之前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头痛，又开始复发了。伴随着眼睛肿胀，她也一直在呕吐。等再去复查，骨纤维异常增殖又增大了。不得已，她们又联系医生做了手术。

就在这样“切了长，长了切”的恶性循环中，石亚璋感觉实在坚持不住了。

妈妈的白发

母女俩经多番打听，了解到了质子放疗技术。但当她决定选择做质子放疗，却被告知：右眼仅剩的光感，也有可能因放疗受损。

“我犹豫了，因为我真的舍不得。”在做放疗的前一个星期，石亚璋走遍了想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的所有地方。“我想用这仅剩的光感，再看看我的家人，看看我的好朋友，看看我以前的学校。我记住了他们每个人长什么样子。”

就这样，完成心愿后的石亚

璋回到了医院。前后接受了27次放疗，遏制了病情的发展。不过，她的视力却受到了影响，“刚做完放疗那会儿，两只眼睛几乎全部失明。”

那段时间，被封住的不只是石亚璋的视力，还有她的内心。因为手术，石亚璋左耳也失去了听力，因此每当妈妈问“要不要出去走走”，她就假装听不到，“我可以一星期甚至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，只有吃饭时才会走出我房间的门。其他大部分时间，我要么躺在床上，要么躲在墙角默默流泪。”

就在石亚璋沮丧崩溃，找不到活下去目标时，她被妈妈送去了姥姥姥爷家。偶然一次，当听到姥姥悄悄对姥爷说“咱闺女头上白发怎么这么多”的时候，石亚璋才意识到，短短两三年时间，妈妈的一头黑色秀发已经花白。

“我知道白发是怎么来的，是每一次妈妈劝我好好吃饭，劝我出去锻炼走走，劝我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的时候，我一次次冷漠拒绝她、跟她闹脾气，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妈妈的白发不知不觉长了出来。”石亚璋说，瞬间，她感觉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个巴掌。

从那以后，石亚璋开始尝试和家人接触，也尝试着走出家门到外

面活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渐渐地，她的脸上有了笑容，“虽然一开始的笑是强烈伪装出来的，但后续我就有了发自内心的笑。”

重新上路

时间是最好的解药。当习惯了长时间的黑暗生活之后，石亚璋心底产生了疑问：其他在社会上正常工作的盲人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？

带着这个疑问，石亚璋询问了一家购物店的盲人。令她惊奇的是，随着手机读屏软件的出现，可以把手机文字以语音朗读的方式读出来，从而能够让视障人士通过听的方式来阅读手机上的内容。

当捡起了很多年没有碰的手机，再一次登录微信的时候，排山倒海的消息随之涌入，上面清一色都是老师同学对她的关心。收获感动的同时，石亚璋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既然手机都可以用了，那我能不能借助辅助工具完成上学的梦想呢？

2018年，查出颅底骨纤维异常增殖之后，石亚璋向学校提交了休学申请。时隔四年，她申请复学。过去她就读的是轮机工程专业，是需要进行精密机械制图的纯理工专业，对视力要求非常高。于是，她借机提出了转专业申请。

幸运的是，在山东交通学院领导和老师的帮助下，石亚璋成功转入了法学专业，成了2021级的法学生。但由于她是大二转来法学专业，和同学有一年的差距。为补足差距，石亚璋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进行补课。经过努力，石亚璋每门课考试成绩都达到了学校要求的标准。

学习之余，石亚璋又思考，除了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学习外，盲人平时该如何进行饮食起居呢？

机缘巧合下，她接受了一个中途视障人士的培训。在这期间，她学会了定向行走、无障碍出行、无障碍做饭，甚至是去超市购物。训练最后一天，石亚璋被带到了山东省图书馆，并被无障碍阅览室的盲文学习工具深深吸引住了。

“当时，我知道自己在盲文摸读方面有很大欠缺，如果以后想用盲文试卷考试，就要提高摸读能力。”后来，在和无障碍阅览室负责人一次次交流的过程中，石亚璋逐渐了解到，山东省图书馆可以免费为全国视障人士打印电子资料，“一开始，我只是这些读者中的一员，也会要求老师帮我打印几份。后来，我发现图书馆只有一名老师在负责这个项目，并且供不应求。熟悉之后，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来图书馆做志愿者。”

就这样，石亚璋和山东省图书馆的无障碍阅览室结缘，并因此结识了不同省份的盲人朋友。

等秋季开学，石亚璋就升入大四了。报了9月的法考后，她向济南市司法局打电话申请用计算机读屏软件来考试，并得到了支持，“这意味着，我将作为济南市的第一个盲人考生参加法考，非常期待。”